

## 第七章 世界各國對佛教與佛經之研究

依信仰人口而言，佛教是除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印度教之外，世界上現存的五大宗教之一。在「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戰略因素，及西方科學研究精神，與重視文化財而刻意到處搜刮各國文化財之心理因素趨使下，早於 1891 年以後，英、法、德學術探險隊在中亞（東巴基斯坦？）發現（另依華宇出版社日本學者水野弘元著「巴利文法」所言，為西元 1820 年英國駐尼泊爾外交官 Brian Houghton Hodgson 所發現）「般若經」、「中觀」與「唯識」等梵本，而進行研究佛經與梵文，並於西元 1870 年起，陸續出版梵英、梵德及梵法等辭典。

而號稱為大乘佛教佛經漢譯本現存大本營之中國，已因數千年來歷經長期內外戰亂，無數次火災、水災與朝廷禁教等天災人禍因素，致全部遺失佛經梵文原典。

於西元 1718~1804 年，日本慈雲尊者、法隆寺、高野山等，保存有「般若心經」、「金剛經」、「彌陀經」及「涅槃經」等梵本。於西元 1928 年（昭和三年）11 月，日本荻原雲來博士、渡邊海旭博士及椎尾辨匡等發起，集四十餘名梵文學者，各負責自己專攻的部門，參考英法德的梵文辭典，加入一千七百餘部六千餘卷漢譯佛經字彙，進行梵字以拉丁字音譯的「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編輯工作，1930 年得到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助成金，1938 年荻原雲來博士去世，1940 年出版第一冊約一百頁，1943 年出版至第六冊共約六百頁，二次世界大戰暫停後，由直四郎博士與大類純等梵文學者重整荻原博士的舊稿加編，1964 年出版第七冊共約至七百頁，1974 年出版第十六冊，歷經二十餘年共完成 1568 頁，至今為止又另增 70 頁之補遺。

**D.B. Spooner, "Excavations at Sahri-Bahlol, Annual Report, 1906-07".**

馬特（Mat 在古印度北方，今日北印度之德里 Delhi 東南方的馬特拉，Mathura 出土馬特遺址，及貴霜王或阿育王造像，與其所鑄造的錢幣上之貴霜王或阿育王造像和文字）。

**Aurel Stein, "Excavations at Sahri-Bahlol,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Annual Report, 1911-12".**

羅申費爾德（John M. Rosenfield）之報告。

底微拉德於西元 1948 年提出「朝代信仰」報告。

吉歐瓦尼微拉底 (Giovanni Verardi) 於西元 1983 年在「東西雜誌」所發表的「貴霜諸王即是轉輪王」一文。

自西元 1820 年英國駐尼泊爾外交官 Brian Houghton Hodgson 發現「般若經」、「中觀」與「唯識」等梵本，而進行研究佛經與梵文，並於西元 1870 年起，陸續出版梵英、梵德及梵法等辭典以來，歐、美、日等國，亦即英、法、德、美、日等國，尤其也是身為北傳佛教信仰主要國家之一的日本，即在各國政府及宗教團體與公私立學術研究基金會之協助下，歷經一百八十年長期進行梵文、佛教遺跡考古、佛教史、佛教造像、佛教藝術、佛塔與佛經等佛教文物與文化之「學術性」研究，並完成無數相關著作。

依西元 1954 年於緬甸召開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三屆大會通過，將佛陀入滅之時，定於西元前 544 (B.C.) 年作為佛曆元年，時當中國周景王元年，故迄今 1998 年為佛曆 2542 年。

唯獨中國與台灣佛教界一味無知地抱殘守缺，近二千年來迄今一直以弘法者自己也不了其義的無數錯譯、漏譯、增譯、減譯、音譯、異譯的「古漢譯」佛經與註譯，各說各話，牽強附會，自圓其說，固步自封，自誤誤人。

### ◎中國與台灣佛教界不長進之原因

- 一. 除由朝廷公費徵召譯經、註釋、研究者外，絕大多數都係由智識水準較高的在家居士，居於虔誠的宗教信仰，深入與廣博研究佛教與佛經，而發現各佛經之數種或十數種或數種佛經版本之間，及各佛經之內容與前後文之文字對錯缺失與差異，而自費發心彙集、修訂、研究與註釋佛經。再由在家居士教授佛經給出家眾，甚至由在家居士到各寺院負責弘法工作，而大多数的出家眾只顧唸佛、誦經、拜懺等宗教儀式修行工作。
- 二. 也因此而導致第二種原因，是出家眾在維護尊嚴之心理因素下，只會或只願抱殘守缺，不求長進，抱著「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的心理，永生以所學的有限佛經與經義來說法、弘法。猶如台灣光復後的二、三十年間，由那些自稱的所謂「老教授」一樣，永遠只會抱著那本已泛黃且破舊不堪的筆記，照本宣科，而無能力也無意願精進，吸收外國的新知識，甚至還「佔了便宜，又賣乖」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地，不屑新知識的吸

收與優點，甚至還無知地放肆批評對新知識的吸收與優點、發心重新翻譯與修訂佛經，以還原始佛教真面目之舉，為「不自量力」、「一無是處」。而只有一味強調信徒要「財施、布施」佛法僧三寶；到處搶建大量豪華違章寺院，建造千佛萬佛金身；各寺院爭相累積財富，動輒以數十億元，數百億元的寺院財產為志業，才是信徒唯一所種最大福田，以利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或來世「當官、得福報」，真是嗚呼哀哉！

- 三. 第三種原因，是「駝鳥心態」作祟，唯恐被外國新知識的吸收與優點，拆穿戳破其數十年來苦心學習與經營的成就或既得利益。因此，始終一味以無數無知的與不成理由的理由，排斥與排拒外國新知識的吸收、與依據外國對佛教與佛經不斷研究發行的新知識與新詮釋，以修訂早已不合時宜與不通的古漢譯佛經經文與註釋。
- 四. 第四種原因，是「愚民」心態作祟，不願使因錯誤的古漢譯佛經經文與註釋，自相矛盾的所謂「佛法真理」，及不實且幼稚不堪的虛偽「加持、灌頂、放光、神通」曝光而破功，故極力排拒正確翻譯佛經文與密咒。
- 五. 第五種原因，可能因弘法者或信徒之學識、智識、智慧能力與水準低落，或為了宗教信仰或宣教既得利益，而排拒承認其經文翻譯或轉述內容錯誤，而以各種理由詭辯經文翻譯或轉述內容無誤，或認為翻譯或轉述者都是學有專精或已證得阿羅漢果的古僧大德，故絕無錯誤之理。

若然，則為何南傳與北傳，及中國歷代同一種佛經之十數或數十版本之佛經及論述或註釋，有經文部數、人事物時地等內容，及翻譯譯文或論述或註釋內容有如此多且大的差異，且近數十年來，經日本與東南亞佛學學者考證修訂的各種佛經之數十種版本，與中國之數十種版本之差異更大，故由此可見，顯然其中必有何者才對的對錯異同之問題，已不攻自破，無庸置疑，故排拒承認，只能顯示其不學無識，愚痴而已。

### ◎「天竺國、梵國、梵天、梵文」之由來、字源、字義

依據日本出版的「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天竺國、梵國、梵天、梵文」之由來，係由佛曆 543 年，西元前二年，中國漢哀帝元壽元年，大月氏王之使節伊存口授「浮屠經」予博士弟子景廬，創中國佛教之始。而於佛曆 612 年，西元 68 年，後漢明帝永平 11 年，竺法蘭譯「佛本行經」五卷，創漢譯佛經之始後，不知由何

人、何時、何地，因何故，於二千年前，由哪位偉大的翻譯家，誤認古印度之「婆羅門教」的「婆羅門 **Brahma**」或「婆羅門教 **Brahman** 等二字。

**Brahma** 梵文原義為宇宙創造者或祭司（梵文原義為神聖的話，祈禱，咒文，咒力，具有神秘力的 **Veda** 的話，神聖的知識，神（智）學，超越且遍布萬物的非人格的最高絕對的原理。

**Brahman** 梵文原義為聖智保持者的特性及其階級，婆羅門的特性及其階級，祭司，婆羅門族，婆羅門階級，祭司階級，聖智者，聖智祭記者，理性，神化的最高神，宇宙創造者的保護者 **Visnu** 或破壞者 **Siva** 和 **Trimurti**，清淨的生活，禁慾，純潔，淨行，古印度四大階級中之最高階級的人，印度牛，很有學識或社會地位者，貴族）。

「**Brahma**」與「**Brahman**」二字，為古印度國的國名，國王名或文字，或婆羅門教或教主或祭司語言，而中國古漢譯家與大月支國的胡人，不知何所根據，既非「音譯」也非「意譯」，而錯譯為「天竺國、梵國、梵天、梵文」，以一個迄今二十世紀末仍極貧乏的他國，做為中國字義，意指「最高無上」或「宇宙創造者」或「一切眾生之父」或「西方極樂世界淨土」的「天竺國、梵國、梵天、梵文」。

而「佛教」竟然以「婆羅門教」或婆羅教之教主或婆羅門教祭司語言，做為「佛教」教主或用字，甚至將古印度「耆那教」之教主名「大雄」，做為「佛教」寺院安置主尊「佛像」的主殿，稱為「大雄寶殿」如此不明就理地，長他國、他教之氣，滅自己之威風，認他國、胡人國、他教（外道）或其帝王或教主為「天」、為「神」、為「父」、為「王」、為「西方極樂世界淨土」，而仍沾沾自喜，念念不忘，日夜誦念，見人即稱道弘法，數千年來，不遺餘力地，煞有介事地，大事宣揚，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自作聰明」，荒唐至極。

且數千年來，仍「以訛傳訛」，沿用至今，而中國或東南亞與東北亞等佛教國家之佛教界，迄今尚無人提出嚴重抗議、異議或修訂，還以各種「似是而非」的含混理由與依據，自以為是，自圓其說，自我合理化地加以詭辯與註釋，且不論古今中外的偉大學者專家所編撰之「漢文辭典」或「英漢辭典」或「漢文佛學辭典」或「梵文佛學辭典」，或各種「佛學論著」，也都不以為誤，也不以為忤，而註解其字源與字義得頭頭是道，像真的一樣，真可謂中國與世界文化史與文學史，及中國佛教史與世界宗教史上的世紀最大的惡作劇、最大的諷刺、最大的怪事與最大的奇蹟。

其始作俑者為貴霜或孔雀王朝初期帝王「丘就卻或阿育王或阿輸迦」，與後期帝王「迦尼色迦第三」各結集佛經一次時，亦即「初期大乘槃若系」結集造經運動與「後期大乘涅槃系」結集造經運動時，各種佛經造經或結集的主持人，優波掬多（近密，優婆笈多，Upagupta，或曇無竭，曇無德，達磨掬多，曇磨掬多，達摩瞿諦，Dharmagupta，或賓頭盧（頗羅墮），Pindola-bharadvaja，目（犍）連子帝須，Maudgalyayana，Maudgalaputra），及脇尊者（Parsva，或迦旃延子，迦多衍尼子，迦多演尼子，迦氈延尼子，迦底耶夜那，迦多衍那，Katyanyaniputra，Mahakatyayaniputra，Katyayana，Mahakatyayana）與無著（阿僧迦，Asanga，或彌勒佛（論師），或如意（論師）或佛陀蜜多羅，Maitreya，或尊者之老師，或世友或天友或婆藪槃豆或和須蜜，Vasumitra，或伐蘇蜜咀羅或世親或天親，Vasubandhu）。

「佛經」之原始記載文字或講述語言，據日、英、法、德等東西方佛學學者之考證，有人認為係古印度或婆羅門教的官方語文之梵文、梵語，有 47 個字母，或古印度或尼泊爾南方人方言的巴利語文，有 42 個字母，如今經考古考證出土的錢幣、造塔記與碑文或敕文所使用的文字，係古印度北方或古代中國指稱西域，亦即今日東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北部遊牧民族月支人的胡人所共同使用，有 72 個字母的佉盧（佉勒，佉樓，佉路瑟吒，佉留，佉盧虱底，佉盧虱，Kharost(h)i 或 Kharostri 或 Khara，意譯為驢唇文字）語文。

迄今因事隔二、三千年，且如今已失傳，無人使用，又無史料文獻記載，故仍如瞎子摸象，各說各話，令人莫衷一是，致可能如南傳與北傳各種佛經之內容，迄今數千年來，各國學者專家爭論不休，到底是「佛說或胡說」般的一筆爛帳，孰是孰非迄無定論。

但卻有由東西方佛學學者，歷經數十年有各自獨立編撰，以「拉丁語法拼音字」的「梵文」與「巴利文」佛學辭典問世數十年，其中也摻有佉盧文字，但未見編著獨立的「佉盧文」佛學辭典，故若依出土的錢幣上文字、佛塔或葬塔的造塔記與碑文或敕文之考證，則佛經筌藏，亦即刻記於貝葉的「經藏、律藏、論藏」三藏，所用的所謂「梵文、梵語」，也極可能又是以訛傳訛的「幻文、幻語」或「胡文、胡語」。

Hindu（希臘人發音印度 Indu）[梵音]身獨、信度（原音 Sindu），賢豆（波斯人讀成 Hindu）：[梵]古印度國名，name of ancient India.

[漢譯]賢豆、身毒、梵、天竺(緬甸人讀成 Thindu)，月，ancient name of India.

但印度人自以馬拿他 Bharata 或閻浮提之名表全土。

Bra (h) ma[梵音]婆羅吸摩，婆羅賀磨，梵覽摩：[梵]宇宙創造者，cosmos creator，祭司，priest，minister.

[漢譯]梵，梵字，天竺語，ancient Indian language，梵，梵天(王)，梵王，Brahman king，一切眾生之父，father of all human beings.

Bra (h) man，Bra (h) mana，Bra (h) min[梵音]梵，梵矣，梵摩，(大)梵天(王)，(大)梵王，梵主，梵尊，梵德，婆羅門：[梵]神聖的話，sacred words，祈禱，咒文，咒力，(power of) prayer，spell，paternoster，具有神秘力的 Veda 的話，神聖的知識，神(智)學，sacred knowledge，theology，超越且遍布萬物的非人格的最高絕對的原理，highest and absolute principle，梵(參看 atman)，聖智保持者的特性及其階級，婆羅門的特性及其階級，祭司，priest，minister，婆羅門族，婆羅門階級，祭司階級，Brahma tribe(rank)，priesthood，ministership，聖智者，sage，聖智祭祀者，priest for sagacity sacrifice，理性，rationality (=buddhi)，神化的最高神，highest deified god，做為宇宙創造者的保護者 Visnu 或破壞者 Siva 和 trimurti，清淨的生活，尤其禁慾，純潔，淨行，(life of) mortification，purity.印度四大階級中之最高階級的人，men of the highest surname rank，印度牛，Indian ox.很有學識或社會地位者，貴族(尤指新英格蘭世家)，man with very high knowledg and social position.

[漢譯]梵，梵天(王)，梵王，Brahman king，一切眾生之父，father of all humanbeings，宇宙創造者，cosmos creator，真淨，妙淨，清淨，淨潔，清潔，寂靜，purity，silence.

[漢譯]梵(天，國)，ancient Indian，梵文(字)，天竺語，ancient Indian language.

Sanskrita，Sanskrita:[梵]古印度婆羅門官用語文，正式語文，祭司用語，official language of Brahma.有 47 個字母。

Pali[梵音]巴利，波利：[梵]有一個古寶塔的村落(部落)，a village (tribe) with an ancient stupa.古印度南方的方言，有 42 個字母。

**Pali**[梵音]巴利，波利：[梵]古印度北方或尼泊爾佛教搖籃的摩揭陀國方言，**vernacular (dialect) of Magadha, Magadhi Prakrit.**

[漢譯]巴利語，梵語，**Pali language, ancient Indian language.**

**Prakrit**：[梵]方言，地方語言，**dialect, vernacular language.**

**Kharost (h) i, Kharostri, Khara** [梵音]佉盧（虱底），佉盧（虱吒），佉樓，佉勒，佉留，佉路（瑟吒）：[梵]驢唇（驢唇）文字，一種古印度書寫體文字，所有北方人的文字，有 72 個字母。

### ◎「佛、佛陀、佛教、佛經、佛說」之由來、字源、字義、演變

依據日本出版之「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亦即「漢、梵、日三國語文大辭典」，顯示「佛、佛陀、佛教」之由來，係源自梵字「**Buddha**（「意譯」原義，應為「醒，開花，開悟，賢明，著名，被肯定，覺者」，而若依現代發音標準之「音譯」，應為「不達」）」，古漢音譯為「浮屠、浮圖、胡圖、勃塔、母馱，馱、佛陀、佛」。亦即，古漢譯將梵字「**buddha**」，這個抽象名詞或普通名詞，誤用為專有名詞，而將「開悟或覺者」錯譯為人名「浮屠、浮圖、胡圖、弗陀、弗、佛陀、佛」，三千年來一直以訛傳訛，錯用迄今，真是「胡塗」、「胡塗教」、「胡塗經」、「胡說」，而非「佛陀、佛教、佛經、佛說」。

梵字「**Buddhasasana**，或 **Buddhanusasana**，或 **Buddhanusansani**（「音譯」應為布達教，或「意譯」應為開悟教、開悟者教、開悟者之教示或教法或教義）」一字，古漢音譯為「（諸）佛教、佛聖教、（諸）佛法」。

梵字「**Buddha Sutra**[梵音]素怛纜（覽），修多羅，修妒路：[梵]線，索，繩，綱，纖維，草案，計畫，簡明的規則，綱要書，經典，箋書，契書，**string, cord, fiber, draft, plan, simple rule, abstract, classics, strung book, tablets, documents.** 而古漢譯為縷，繩，絲，經，線，縲，索，總，教，鎖，絲縷，界線，經典，集略，契經，**bundle, string, cord, fiber, lock, bound, classic, collection.**

梵字「**Buddhavacana**，或 **Buddhanuvarnita**」，為「佛陀的話，佛教聖典，佛經」，而古漢譯為「佛（所）說，佛言，（真）佛語，（諸）佛語言，（諸）佛所說，（先）佛所說，佛教，佛正教，佛聖教，佛（正）法」。

**Abhidharma**[梵音]阿毘達磨，阿毗達磨，阿鼻達磨，阿毘曇，阿毗曇，阿鼻曇：  
[梵]佛法相關理論，[古漢譯]對法，勝法，向法，論。

**Abhidharma-pitaka**[古漢譯]對法藏，論藏。

**Abhidharma-sutra**[古漢譯]（大乘）阿毘達磨契經。

**Abhidharma-kosa**[古漢譯]對法藏，對法俱舍。

**Vinaya**[梵音]畢奈野，毘奈耶，毘尼耶，毗尼，毘尼，[梵]去除，脫除，指導，  
訓，教授，鍛，好態度，正確禮儀（之作法），思慮，馴服，謹慎的行爲，職  
務，律，

[古漢譯]律，度，化，斷，教化，戒律，調伏，離行，正法律，律儀戒，滅分  
得，成熟（生），應斷，化尊。

**Vinaya-pitaka**[古漢譯]律藏。

**Vinaya-sutra**[古漢譯]律經。

**Tripitaka**[古漢譯]三藏。

**Sastra**[古漢譯]（諸，經，義，書，因）論，論傳，聖（教，說），典籍，經  
書

**Upadesa**[梵音]優波提舍，優波第鑠，[梵]指示，參照，指導，教示，教訓，規  
則，教課，忠告，文法書所教之單字，字幹，字根，字尾音等之形式，口實，十二  
部經之一，

[古漢譯]（分別）指示，顯示，誨示，導示，說，正說，說言，說法，宣說，  
爲說，演說，逐分別所說，教，正教，教授，教誡，所演，宣布，論議（經）。

**Vibhasa**[梵音]毘婆沙，毗婆沙，毗頗沙，鼻婆沙，[梵]註釋書，

[古漢譯]分別說，廣解，廣說，種種說，分分說。

**abhijna (na)** [梵音]旬，[梵]記憶，想到，記起，想起，認識，（認知的）表  
徵，

[古漢譯]通，神通，明，通明，通慧，智，善知，善達，神力，自在神力。Panca abhijnah, Abhijna-panca 五(神)通(Divya-caksuh 天眼(智證)通, Divya-srotram 天耳(智證)通, Paracitta-jnanam 他心(智證)通, 他心智, Purvanusmrthi, Purva-nivasanusmrti-jnanam 宿命(智證)通, 宿住隨念智, Rddhih, Rddhi-vidhi-jnanam 神境(智證)通, 神作智), Sadabhi-jnaah 六神通(Divya-caksuh 天眼(智證)通, Divya-srotram 天耳(智證)通, Paracitta-jnanam 他心(智證)智(Cetah-paryaya-jnanam 心差別(智證)智), Purva-nivasanusmrti-jnanam 宿住隨念(智證)智, Rddhi-vidhi-jnanam 神作(智證)智, Asrava-ksaya-jnanam 漏盡(智證)智)。

abhijna[梵]認識，認知，知道，了解，成為知己，有經驗，熟知，熟識，

[古漢譯]知，善知，了，了知，解，證，證見。

Maharddhika[梵]非常富有，非常有力，非常賢明，具有極大超自然力。

[漢譯]大神通(力)，速大神通，大神用，大威神力，大德，有大威德，威德力具足。

Vibhutva[梵音][梵]遍在，全能，最高權力

[漢譯](變)化，(神)通，遍，能，自在(力)，通力，勢力。

由上述梵字可見，中國古漢譯之所謂「神通」，即有錢有勢，即為大德，即有神通，或也只不過具有慧眼，「具有智慧證悟之眼力、聽力、思考力、分辨力，以識別洞察他人心智，認識證悟生死老病苦之宿命，處世處事心境，以了脫生死」，而不輕易被外境或外人之胡說、胡作非為所迷惑而已，而並非如一般人所認知之「神力、神通」。真如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所言，所謂「神通」，即是「廣結(大德)善緣，神明通達，人多好辦事」。

否則那些造經、造神者，如今在何處，成神或成佛，成何神或成何佛？原始佛教或大乘佛教為何會有被壓迫、被殺害、被消滅之「末法」時代，難道又是「因果報應」，又是何「因」得何「果」，又為何不以其「神力、神通、密咒、放光、法力」，為自己驅邪避兇、解厄？如此無量無邊的「神力、神通」，自己都救不了了，還能救他人乎，真是如經文所稱眾生無明、愚昧。

又由各經、律、論中，可發現大乘佛經中所謂的「佛、佛陀、薄伽梵、世尊、

大菩薩」、「佛像」與「佛說」，已幾乎全然並非專指釋迦佛，而係指主持譯經、造經、說經者的上座僧人或弘法者，或幕後教唆、壟斷、操縱、支持造經說經者的帝王或稱為護法者的轉輪王，及諸僧人或轉輪王而言。

故大乘佛教所造之佛經內容與佛像人物，大部分是釋迦佛入滅後之人、事、物，而非原始之「佛陀、佛像、佛說、佛經、佛教」，而是已摻雜胡人為利用宗教或佛教，進行古代神權時代的政治、宗教合一，以各種「權便法」，加入「怪力亂神」、「神通」、「放光」，以遂行其神權、政教合一，以鞏固其神權獨裁專制之政治與經濟上之既得利益，以愚民惑眾思想的「胡人、胡事、胡物、胡像、胡說、胡經、胡教」。

早期宏揚佛教的都是西域的胡人，三國時代五胡內遷以後，胡漢通婚更不清楚其混血血緣關係。如大宏佛法的前秦苻堅是胡人，李世民母、妻、媳均為鮮卑人，武則天亦是胡人。

據北傳或大乘或中國佛教與佛經，指稱釋迦牟尼佛係古印度或尼泊爾北方一小國王子，南傳或小乘或錫蘭、東南亞佛教與佛經，指稱係古印度或尼泊爾北方第二級種姓階級，亦即戰士之子，有稱其為波斯後裔，即今之伊朗後裔，也有稱係中歐亞利安族，或古印度或尼泊爾北方原住民，其生滅年代也迄今數千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故為何不令人生疑。

依西元 1954 年於緬甸召開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三屆大會所通過之說法，將西元前 544 年定為佛曆元年，迄今 1996 年為佛曆 2540 年，亦即，佛陀入滅於西元前 544 (B.C.) 年，亦即，中國周景王元年。

錫蘭，今之斯里蘭卡，眾聖點記說滅於西元前 486 年，享年七、八十歲，弘法 45 年。

日本佛教學者中村元博士指稱，佛陀係入滅於西元前 383 年，中國周安王 19 年。

西藏古代佛教史認為佛滅於西元前 881 年，迄今為佛曆 2877 年。

但依台灣允晨出版社發行之允晨叢刊 40，由古正美著作之「貴霜佛教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教」一書，則推定為西元前 148 年，佛陀「釋迦牟尼」誕生於今之尼泊爾，或古印度之憍薩羅國 Kosala，迦毘羅城或家 Capilavastu，Kapilavastu 之藍毘尼村

(或園) Lumbi- ni)，西元前 68 年，佛陀「釋迦牟尼」滅於今之尼泊爾，或古印度之末羅國 Molla。

佛教分爲北傳至中國，再由中國傳至蒙古、韓國、日本之「北傳佛教」或「大乘佛教」，與南傳至錫蘭與東南亞各國之「南傳佛教」或「小乘佛教」。

北傳至中國的佛教，是屬於大乘佛教與佛經，分爲顯密二宗，亦即顯教與密教，或顯宗與密宗。密教係指西藏的藏教，其他都屬顯教，又各分數派或十數派，各有各自特定或重點修習的三藏，亦即經、律、論。

「經」即佛經，有數百或數千種或卷的佛經，同一佛經又有數位或十數位不同人，於不同年代翻譯之數種或十數種版本，其內容有少至數偈或句，有多達數百萬偈或句。「律」爲戒律，有由各教派自訂的數十種，分別男女出家與在家眾及各階層之戒律，女眾戒律倍多於男眾戒律，各版本或各教派之戒律各不相同，內容有少至五條，有多達五百餘條。「論」分爲經論與律論，亦即佛經與戒律的論述或註釋或施行細則，稱爲「經論」與「律論」。

不僅北傳佛教與南傳佛教之經、律、論，種類與內容各有不同，且北傳之經、律、論，各版本或各種類之內容也各說各話，且各有其信仰主尊、主題、主張、目標、目的，層次多寡不一，立論的邏輯思維模式、條件、哲學或中心思想或原理原則，也各自自說自話，互爲歧異，而不自知，甚至「似是而非」地矯辯爲相同，或謂佛有八萬四千法門，依人、依時、依地而定而論，見人說人話，再由不同認知的各個部派僧團承襲下來。

北傳佛教固然係大乘佛教，但不少係胡人爲利用宗教或佛教，進行古代神權時代的政治、宗教合一，以各種「權便法」，加入「怪力亂神」、「神通」、「放光」，以遂行其神權、政教合一的愚民惑眾思想的「胡人、胡事、胡物、胡像、胡說、胡經、胡教」。

南傳佛教也是胡人阿育王派其子由摩揭陀國或罽賓或犍陀羅南下至古中印度而南印度，乃至錫蘭或今之斯里蘭卡傳法，後來南印度古僧覺音，以南印度方言巴利文，依錫蘭留傳之佛經，加以文字化，而北傳佛經係以古印度或婆羅門教官方用語的梵文或婆羅門文與胡人方言之佉盧文，在類似棕櫚葉之貝葉，以竹刀刻字，以線裝釘成策，加以文字化的。

故不論北傳或南傳佛教之佛教，除極少數北傳所無之南傳佛經外，亦即北傳與

南傳所共有之佛經，及南傳所無而唯獨北傳獨有之所有佛經，是為大乘時代所創的佛經。

故極可能只有南傳所獨有，而北傳所無之巴利文佛經，才是所謂原始佛教之佛經，如《法句經》。又，南北傳所共有之佛經，可能因弘法者或轉述者或譯經者，因語文隔閡或記憶或轉述錯誤或其他居心或因素，即使佛經名稱或內容雷同，但其內容之人、事、物、時、地，也有諸多歧異，唯有無知者才會要求其信徒對佛教或佛經不可起疑。

據英、法、德、日、及東南亞各國，甚至佛教原創始國之尼泊爾或印度之佛教學者考證，即使原始佛教也於佛滅後分為十數派，各有各的三藏經、律、論，雖各自稱其為「正統、正信」，其他教派都「非佛說」，是「自作經」、「人作經」，但不免因此令人懷疑釋迦牟尼佛原始之真正教示內容或教義或三藏為何？

也令人懷疑所謂「神聖不可侵犯、不可誹謗、不可懷疑、不可爭議、無懈可擊」的佛教與佛經，竟然於數千年來始終即已被其自己的教徒或宗派，互相攻訐指責，咒詛得體無完膚，而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唯獨無知的中國佛教界各宗派仍一往情深地，一廂情願地要求其信徒不可對佛教或佛經起疑，其意圖及其神聖性令人存疑。

據考證，釋迦牟尼佛在世時，古印度或尼泊爾有語無文，或只有婆羅門教或第一級種性階級者使用的文字，中國人稱其為梵文，其他階級大多文盲，有語無文，且各地方言又多達十數或數十種，迄今可考證或已考證者，有官方用的梵文或婆羅門文，南方用的巴利文，北方或中國古代稱為胡人的月氏族遊牧民族用的佉盧文等三種。釋迦佛即屬於無文字類之戰士之流，故原始佛教只以口傳，而無文字記錄。

故除中文、錫蘭文、泰文、緬甸文、寮國文、馬來西亞文等之佛經，而以中文佛經種類與內容為最多之外，原始佛教之佛經，迄今無從查考。因上述各國語文之佛經種類與內容各有不同，因此數千年來，令歐、美、日、中等國之佛學學者為了取經與譯經，或考古與考證，忙得團團轉，但迄今仍各說各話，自圓其說，成為一筆大爛帳，也因此令各國佛教徒看得眼花撩亂，頭昏腦脹。

大乘佛教的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與政教合一，政治常利用宗教來愚民統治，宗教依順或利用政治需要與目的而假藉佛名，另行創造新經、律、論，甚至新佛像造像，並配合佛經而造像，與配合造像而造經，使幾近「天衣無縫」之地步，以致由原始佛教的「佛性非人人天生既有，而需後天修持才可得」的出世法或出家修行法，進步變為大乘（佛）教的「人人天生既有佛性、佛根，只要歸依、供養佛、

法、僧三寶，日夜信佛、念佛，即能得道」的「人間佛教」入世法或在家修行法。

也由於胡人俗化佛教主持造經者的原宗教信仰，如婆羅門教、耆那教與印度教，甚至古伊朗祆教及古印度或尼泊爾原住民或大月支胡人之傳統原始多神教等等的輪迴與多神共同信仰，希臘與胡人游牧民族的日神與月神的共同信仰，及不正不義的種族階級信仰，而新創配合政教合一目的之佛經、戒律、論述與新神，並極端強調灌輸喜捨布施佛、法、僧等三寶的法布施、財布施，甚至傾家蕩產捨身供養，《正法華經》就鼓勵信眾日夜吃油、泡油、塗油自焚當蠟燭也在所不惜，及僧人的法施度眾生，而轉輪王與眾生的財施供養佛、法、僧三寶之護法信仰，及在人間的現世佛釋迦佛與在西方極樂世界的來世佛阿彌陀佛（太陽神或日神）的「二世佛」信仰。

其後，可能有「佛已入滅數百年」之爭議，為符合釋迦已滅之史實，又另杜撰創造出在幾界天的過去世佛釋迦佛、在人間的現在世佛彌勒佛與在西方淨土的未來世佛阿彌陀佛的「三世佛」信仰，甚至新創在東方淨土的「藥師琉璃光來或大醫王佛七佛，成為「四世佛」信仰，後又新創「地藏王菩薩」或「閻羅王」以管理「地獄」等「五世佛」信仰，甚至另創造出無數、無量無邊的數十數百數千數億的「多神」信仰。

但因後來佛教與佛經造經在其創始國的北印度或尼泊爾，因政治或其他因素而消失，致「三世佛」信仰中之彌勒佛，變成永在的現世佛或神，而形成中國「活佛」傳承的斷層現象，而只有藏密每當其所謂的「活佛」往生時，還在尋覓其「轉世活佛」，但因藏密也分為數或十數教派，故各自號稱其「活佛」才是「真正」的佛陀或觀音菩薩或彌勒佛之「本尊」轉世，而始終不斷有「本尊」與「分身」之爭議，即至清代，為了擺平各處冒出的活佛，而設立了金瓶抽籤的方式。

若依藏密之說法，則全世界之佛教徒，都應如道教之「媽祖」一樣，應到胡人世界之西藏或尼泊爾或阿富汗或東巴基斯坦，朝聖或迎取「本尊」，因佛陀係出生於尼泊爾，卻由藏密獨創且獨倡、獨唱始終「轉世」於西藏，而阿富汗與東巴基斯坦北部之古名「罽賓」與「犍陀羅」為大乘（佛）教造經、造神、造像中心。也難怪達賴喇嘛以這種潛在的情結，而到處掀起陣陣旋風。

又各國在各年代歷經不斷的本土化造神運動，滲雜而成的新創或新興或多種宗教融合的新「神」、「佛」信仰，也都自稱為正統、正信的「佛教」或「某某教」，可見不論任何宗教或任何宗教之「神」或「佛」，都係「神通廣大」的「人」創造

的。故所謂「神通」或「法力」，猶如「色不迷人，人自迷」，「酒不醉人，人自醉」。

事實上，由於中國譯經係在不同年代或朝代譯出各種佛經，也因各種佛有其獨立的佛經，且中國人始終有「寧為雞頭，不為牛後」，各自獨立獨霸山頭的習性，致使各家佛寺只供奉個別的主尊膜拜，主講個別的佛經，甚至互相排斥其他教派的諸佛，要求信徒只膜拜個別的主尊佛，只誦讀個別的佛經，而棄本師釋迦牟尼於不顧，而成為名符其實，借屍還魂，假借佛名，施行他教之實的個別獨立宗教，而並非佛教，或佛教之分支教派。借一個現代用語，亦即，雖為同一財團或集團，但法律上與財務上為個別獨立的公司，風馬牛互不相干。這才是最令人憂心，並起疑心之原因所在。

由此可見，在在都顯示，除了迄今不知「原有的人」與「原有的萬事萬物」是怎麼來的之外，其後來的「神」與一切戒律、規定、思想與理論，甚至萬事萬物，都是「神通廣大、法力無邊」的「人」創造出來的。但這些創造「神」，並賦與「神」之「廣大神通、無邊法力」，且賦與「神」說一切戒律、規定、思想與理論，甚至萬事萬物的「人」，卻又自己蒙著眼睛說瞎說，自欺欺人地，硬說是「不食人間煙火」、「神通廣大」、「法力無邊」的「神」創造「人」與一切戒律、規定、思想與理論。

甚至萬事萬物，而神聖不可侵犯，且都自我標榜為「無神論者，無怪力亂神」，且每每苦口婆心地，想盡辦法威脅利誘地警告信徒，不可相信「怪力亂神」，並於造「神像」時，卻又以自己的肖像，加以加工、化裝、包裝，成為「神像」，顯然表明「我」即「神」、即「佛」，卻硬說這就是「神」，就是「佛」，大玩「扮豬吃老虎」的遊戲。

更要求信徒對其所言所行，不可存疑，存疑即無法得道，存疑即罪惡，存疑即無知，存疑即會墮落、下地獄，甚至存疑即要殺頭，提出爭議的兩部派或兩宗教，無時無刻都處於口誅筆伐，甚至引發腥血暴力相向，甚至引發宗教戰爭的歷史，在古今中外的各種宗教史上，也一再重演重現，屢見不鮮。但各號稱為同一宗教之各宗派，甚至同一宗派的不同山頭或不同傳道弘法者，卻可自我選擇性合理化其「破戒」或「扭曲教義」，玩起「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之遊戲。

更令人費解的是，各宗教都有供奉同一神或佛，甚至使用同一經典，但卻以不同宗教名稱自命。如基督教之各種不同教會，其他之天理教、天德教、天道教、天

帝教、藏教或密教，各宗教之各宗派等，幾到水火不容之地步，且各自為維護或擴張其既得利益的版圖，都自稱為唯一正統正信之宗教，其他宗教或教派都是外道、異端、邪說，互曝其短，自亂陣腳。如《聖經》本來是一連串記憶事件的記述，經過一再的轉譯，透過很多人的抄寫，後來原意的相反、偏離必可了解。若經過有意的篡改，當然《聖經》的本來面目，就變得不純正了。

果如各宗教所言，其神其佛之神通如此廣大，法力如此無邊無量，如此簡單祈禱、念誦、稱號、念咒，即能上達天聽，有求必應，且如此大慈、大悲、博愛，則何必如此數千年來勞師動眾、苦口婆心、煞費苦心地傳道弘法，吸收教徒，何不直接了當地簡單祈禱、發願請求其神佛，普渡眾生，使世界完美無缺，人人豐衣足食，和平安康，心想事成，如在天堂或西方極樂世界。為何不思此圖，而永遠將其大餅高掛於不可見、不可知的來世。

雖然各宗教都要求信徒應日日夜夜自我反省，但從來沒有一宗教或部派具有自我反省力與自我反省的觀念，只要其「既得利益」或其自訂之遊戲規則受到挑戰，或意圖擴展其「利益」版圖時，自我標榜為教化道德與心靈改造工程的宗教，也會「義無反顧」地不自問為何會受到質疑，為何不將有「瑕疵」的信仰或思想或說詞，自我改造、改革，而置「身、口、意」惡業的戒律於不顧，也顧不得所謂宗教的道德形象，立即自我合理化地、選擇性地「破戒」，採取不理性、不理智、情緒性的反撲，如此暴力性、無包容性，也難怪有史以來這個世界即始終處於暴力、戰爭與戰爭的邊緣，真是人類最大的悲哀。也難怪會受到「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之譏。

又若各宗教之神，都號稱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則何必由其囉囉費神，動干戈，何不由其神施法力輕易解決世界上各種大小問題，也難怪中國有「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之譏。

或可說兩個或數個「神通廣大」創造「神」的團體，就會各自使出「廣大的神通力、無量無邊的法力」，較量其「神通」與「法力」，但很不幸的是，其結果都是訴諸於無奈無助的凡人，犧牲的永遠都是可悲可憐的虔誠信徒之身家財產生命，而其「神通廣大、法力無邊」的「教主」或「神」，永遠都只是「隔岸觀火」，不理不睬「凡間的俗事」，站到一邊「清涼」、「清淨」。

更奇怪可笑的是，只要勇於表達，不論其說詞與手法，有多幼稚、無知、卑劣與矛盾，不論正經八百地說是正信宗教或哲學，或充滿已經曝光、人證物證俱在的

放光、本尊、分身、神通、法力，卻總有或多或少的人，甚至無數的人，不論其「智識」水準高低，都仍執迷不悟地信以為真，且不論創造出多少「稀奇古怪的神」，總是供不應求，甚至被崇拜得走火入魔，神魂顛倒，傾家蕩產捨身取義在所不惜。其原因何在，真引人無限的暇思與迷思。

有人說這是由於在唯物的世界裡，人類病了，欠缺與需要心靈的慰藉與平衡。但也有人說，物質享受越豐富的人，越樂於追求神密、祕密的宗教。有謂是人類對未來的無知，感到茫然與不安的結果。

也有謂人類過於享福之餘，無聊好奇尋求刺激的結果。有說宗教是盲牛群眾心理使然。有說宗教是迷信，是麻醉愚弄百姓的毒品，或是麻醉自己的毒品。有說是宗教與哲學的魅力。

有人認為宗教是心靈改造的工程、探討人類生命意義的科學，但有人卻嗤之以鼻。

有人把宗教當做騙財騙色、愚民統治的工具。有人把宗教當做速成廉價購買贖罪券、招攬保險、標會、銷售健康食品、老鼠會吸金、談情說愛、閒話家常的管道。

有人信仰宗教單純為求心靈的安祥。有人為求消災、祈福、解厄、保平安、求財、求名、求利，甚至為塑造個人或公司或團體道德形象與認同，以利推展業務，為賭、為盜、為戰。

有人有目的，有所求而信仰宗教，有人根本不在乎目的或不知為何而信仰。有人認為應有宗教或甚至迷信的存在，但也有人反對，持相反的意見。

有人以文字學觀、文學觀、翻譯學觀、史地學觀、政治學觀、科學觀、道德觀、宗教學觀、神學觀、哲學觀、佛學觀、醫學、精神學、心理學、心靈學，甚至考古學觀等等不計其數的觀點與科學，去探討宗教與宇宙的一切事物與現象。

有人創造「神」與萬事萬物，有人信仰「神」與萬事萬物，有人興風作浪，有人推波助瀾，有人趁火打劫，意圖分一杯羹。人類與人類的社會，無奇不有，應有盡有。有謂令人爭議的瑕疵越多，也正是宗教與神或萬事萬物，引起人類不斷探討與追求所謂的真相與真理的魅力所在。

有人認為是不信任公權力或缺乏自信的轉移補償。有人認為是不信任人權，而求諸於神權的結果。有人認為是資本主義下的社會疏離感與功利社會中殘存人道關

懷之所依。

在中國，由原也為胡人遊牧民族的北魏與北涼皇帝的大力推廣與翻譯，由胡人遊牧民族的大月氏王或犍陀羅王或阿育王所創造的大乘佛經與佛教。因中國式佛教本土化的結果，新創專管地獄的新神「地藏王菩薩」，也由原也為胡人遊牧民族的唐朝一代女皇「武則天」，使原始的「男觀音菩薩」，搖身一變為「女觀音菩薩」，並因武則天將其原宗教信仰的道教，與佛教相融合，而創造出「儒、道、釋」合一的「天道」或「一貫道」教的芻型，以便武則天成為「儒、道、釋」三教的總護法轉輪王或宗教皇帝，與政治皇帝。

也因此而使中國佛教所謂「無神論」、「無怪力亂神」一詞，變成專指「原始佛教」而言，而不適用於「多神、神通、法力、放光」的中國式佛教或大乘或小乘佛教，並如上所述，以他教之教主為佛教之最高無上梵天與極樂世界淨土，使「佛陀、佛像、佛說、佛經、佛法、佛教」，紮紮實實成為名符其實的「胡人、胡像、胡說、胡經、胡法、胡教」。

但，也因此不免令人懷疑，不知由何人，於何時，為何目的，創造藥師佛為女性施行「變性手術或手續」之舉，可能是在發現或被抗議創造阿彌陀佛信仰時，不准女性上西天極樂世界的造經瑕疵，所做的一種補救措施。也不免令人懷疑只准男性往西天極樂世界，使西天極樂世界全為男性，但卻又有如雲美女「自然存在」，等著讓男人或男神享受之造經心態、理念、居心何在。也因此不免令人懷疑，莫非大乘佛教僧人的潛在意識中，仍未能完全擺脫榮華富貴與女色邪淫的「大男人主義」的物欲享受意念作祟之故，否則怎會創造出如此「全然物質享受」、「物欲」或「唯物」或「快樂主義」的西方極樂世界。

佛經中的「七寶」也然，為何宗教會將世俗、庸俗不堪的「財、色」財寶與美女，稱其為七種寶物，也難怪諸佛諸僧如此喜歡以財寶「裝金身」，以飛天美女伎樂，且永生永世樂此不疲，但一方面又一再強調財物是身外物，一無是處，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是愛取苦惱與造業罪惡之源，應如遇瘟疫般地儘快棄之捨之唯恐不及，以免造惡業，而墮落六道輪迴，入地獄，永生永世痛苦不堪。

又於所謂「長者、大德」定義中所應具備之「十德」中，也將「姓高、大富」，亦即「種姓階級應位居高位，如婆羅門族」與「大富大貴的富有人家」，才能被稱為「長者」或「大德」，在在都顯示「大乘佛經」造經者，無恥之「財、勢、物欲」心態。

另一方面卻又一再地強調信徒應以財物布施供養「佛、法、僧」三寶，以種福田，最好應儘快全部奉獻布施，以便落得一無所有，當乞丐，早日涅槃寂靜，完全解脫煩惱，如此豈非將愛取苦惱與造惡業罪惡之源的財色，轉嫁給「佛、法、僧」三寶，使其苦惱不堪，亦即，將施惠者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受惠者別人或「佛、法、僧」三寶的痛苦上，如此豈不罪大惡極，造惡業，怎能說成「種福田」。或可能「佛、法、僧」三寶，因已修得「戒、定、慧」，能「五蘊皆空，不聞不問，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的真功夫，故對擁有龐大財物的苦惱，具有無量無邊的免疫力。

又為何將財物給他人才能種福田，得福報，今生種福田，來生得福報，亦即今生當乞丐，來生可得福報，當富人，做大官，或到西方或任何一方極樂世界享受看不到、摸不著、不可知的福分。難怪自古迄今印度到處充滿好吃懶作的乞丐，人人樂於當乞丐讓他人有布施散財種福田的機會，而自己也因此而種福田，如此無量無邊的印度乞丐人人必將成佛，或可說就是無量無邊、大慈大悲的諸佛投胎轉世化身的活佛、活菩薩，應受人人的供養、供奉、朝拜。而原本中國所謂的比丘，即是古印度梵文「*bhikchu*，*bhiksu*，*samnyasin*」意譯為「乞士」一字的音譯。

自古至今信眾被教育認為施惠者不僅應儘快儘多地喜捨，且還應對收錢的人感恩，因為他給你種福田的機會，而收錢的人還可以收錢收得理直氣壯，臉不紅，氣不喘，更一點也不覺得苦惱，也不覺得被給苦惱與造業罪惡之源的財富，而對施惠者氣憤。反而一再鼓吹喜捨布施，多多益善，大有來者不拒之慈悲心懷，真是大慈大悲，阿彌陀佛！

也難怪常聞古今中外的各種宗教之弘法者，除大力鼓吹布施種福田之外，還巨額大賣贖罪券、度牒，收到龐大的財富之後，為了解脫財富帶來的苦惱與造業罪惡，而立即將其大量散花在各地甚至各國購買房地產，建造觀光勝地般的寺院，以便雲遊四海弘法。

而對於財富煩惱造業免疫力較差的冒牌弘法者，則於收到錢後，立即至高級舞廳、賓士轎車、手錶、金飾、服飾進口商、佛像造像商，將無量無邊的苦惱造業之源的財富，再布施轉嫁給舞女、妓女、進口商、造像商，讓她們或他們去煩惱，以舒解其苦惱造業的壓力與惡業，真令人匪疑所思。

而各種聖經又將弘法之法布施功德，定位為大於財物布施千萬倍，則一方面可得無量無邊的功德，成就菩薩道而成佛，或早日蒙主寵召，另一方面又可得到替信徒消災解厄，以擔負其無量無邊的苦惱造業罪惡之源的龐大財富，如此左右逢源的

雙贏局面，也難怪人人趨之若鶩，樂於充當弘法者或托鉢僧而唯恐不及。

更令人非議的是，不知從那位偉大、無知得令人嘖飯的大師，自何時、何地起，為何目的，各宗派見人即稱名，原義為（願皈依）如太陽光的「（南無）阿彌陀佛」一詞，使「阿彌陀佛」成為各宗派之共同信仰，而棄本師「釋迦牟尼佛」於不顧。

或也可說因其在西方極樂世界之「物質享受」，都是「免費」、「可不勞而獲」的，且人人或神神都可隨心所欲地享用，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不生煩惱之「苦」，故仍算是「極樂世界」，也故而「可」有此「物欲」，仍不被列為「十惡業」。

但無論如何，女人要往西天極樂世界需要比男人多一道「變性手術或手續」的關卡，甚至女性的出家眾或在家眾之戒律比男性倍多，且比丘尼應向比丘下跪，也是對女性不公平，有分別心，但又自我標榜為無或不可有分別心，且又以女色視為其轉輪王之七寶之一其心態可議。但竟無人提出抗議，反而尤其婦女更是趨之若鶩，唯恐落伍，其中必有玄虛、玄機。

又，所謂大乘「佛像」與「佛經」，也因有別於「原始佛教」之造像與造經。於佛滅後二百年，或初期大乘佛教創始人之大月氏王或阿育王丘就卻死後五、六十年間，大乘佛教的大眾部僧人也自己心裡有數地，自稱「大乘佛經非佛說」，是「自作經」，是「人造經」，係受政治因素之影響而新創之造像與造經，也因此變成記載大乘佛教政治施行法與內容，及其發展過程的歷史文獻，而並非單純的宗教經典、教義或宗教信仰。

更因其記載大乘佛教政治施行法與內容，及其發展過程，而「不小心」納入大量佛滅後的人、事、物，如阿育王的故事等等，使其「幾近天衣無縫」，假借佛名說經、造經，刻意表示大乘佛經乃「佛說」，而刻意於各佛經首段，加入的所謂「如是我聞」或「佛說」或「佛曰」。也因此，為了自圓其說，自我合理化，而再創造出「佛能再轉世投胎下生三十幾次」與「佛力加持說法與神通」的神話信仰，做為補救之道。也如基督教或天主教一樣，以其「本土」之「史記或歷史、公民課本」，做為「宗教性」的「聖經」，更令人費解。

但這種佛陀轉世投胎數十次之信仰概念，在西藏密教還煞有介事地遵守奉行，但顯教則不興此說，故每當其喇嘛或活佛往生後，即到處尋訪其下生、應身或化身，但不幸的是，在眾多的所謂「再世活佛」中，仍只有一位能當喇嘛或活佛，真正成為「再世活佛」，其他下生，或在藏教的其他宗派所下生的活佛都不算數，而互相

攻訐其他教派爲邪教、異教、異端、外道。也不知從佛滅後，迄今歷經數千年中，所謂印度或「原始佛陀」釋迦佛所能轉世投胎或下生的次數，是否已盡。

若以佛滅後數千年來，被尋找到，而被冰凍不算數的數千數萬個喇嘛來算，則佛陀因其證悟得道，而可投胎轉世的次數，應早已盡。若依達賴轉世十四世，則「原始佛陀」還有二十數世或次，或二千年再下生的機會，其後「原始佛陀」就會或才會完全消失於人間，不再弘法。但此「佛陀轉世」亦即「入六道輪迴」之說，卻嚴重違反其「三法印」之佛已「涅槃寂靜、不生不滅」、「無常」、「無我」。

而既然是「再世活佛」，每次下生都能因品學兼優，再證悟佛道，涅槃寂靜，不生不滅，爲何又會如此迅速地在「七七」四十九天的「中有或中陰或彌留」期間內，即「轉世投胎」，再下生爲活佛。據稱是爲了誓願到人間弘法救度眾生，那爲何不甘脆一口氣在這世界多弘法救度眾生數百年或數千年，或等三十數次生生滅滅的年數已盡後，才「真正」「涅槃寂靜」「出離六道輪迴」，而要這麼麻煩數十次往還天上人間，豈非多此一舉。其中必有原故，必有玄機，這樣才有戲可唱，否則豈不無聊透頂，不生動，了無變化。

更巧的是，西藏活佛數千年來都異乎尋常地準確「定點著陸」下生於西藏或其附近胡人或遊牧民族的地區，但於西元 1970 年代，正當台灣經濟奇蹟大起飛時，不知何原因，竟然失誤地降生於台灣，但也仍爲父爲外省人而母爲藏人之子的半個藏人，而引起不小的旋風。

又若世界各國各地佛教也爭相參與這種「活佛」下生的信仰，尋訪無數的「活佛」，則天下豈不又將爲互爭「本尊」與「分身」之名位而大亂，如此種種「失算」的瑕疵信仰或說詞或造經法，此種「何種果位能下生轉世幾次」的神話信仰，豈不應迅速無疾而終，也使此種「造經瑕疵」的信仰，不攻自破，自露馬腳。

但相反地，事實卻是新聞與密宗越炒越熱，「神通廣大、法力無邊」的有心人士又趁機掀起一陣陣瑜伽術與密宗信仰風潮，各類五花八門經密宗加持的產品，如天衣、金幣、佛珠、法器、手鐲、戒指、經書、彫像、書畫、放光（曝光）書籍、錄音帶、蜜蠟、水晶、琥珀、靈骨塔等等，不勝枚舉，千奇百怪，應有盡有，也迅速地應運而生，迄今十數年歷久不衰。

最諷刺的是殺人放火，作奸犯科者，其手掛念珠之大，之美，更有甚於善良凡夫，令人懷疑，加持與念珠之作用。或可說宗教有「無量無邊的神通與法力」，各行各業也有「無量無邊的神通與法力」，作奸犯科者也有「無量無邊的神通與法力」，

只有無知、無助、可憐的善良眾生或凡夫，隨時隨地都要接受來自四面八方，永無止境的「神通與法力」洗禮，也難怪有無數的凡夫，一味地熱衷急於學習各種「神通、放光與法力」，或希冀受其「灌頂、加持」，以便早日練就一身「金剛不壞之身」，也參加「神通、放光、法力」之列，如此天下豈不熱鬧乎。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十四世達賴喇嘛首度應中國佛教會之邀請，到台灣弘法六天。又已引起一陣陣新聞熱潮，有謂是為政治或藏獨與台獨，有謂是為募款或斂財，有謂為導正台灣密宗的不當信仰，甚至有原為護法委員的獅子會會員，為爭取收受所謂「供養」捐款主辦權或收款權，與被其灌頂加持的機會，而大打出手，要上法庭提出控告「中佛會」背信，未演先轟動，好不熱鬧，又令人發起無數的問號，為什麼？

看到西藏十四世達賴喇嘛十年前的逃亡，與四十年間西藏人民的抗暴史電視報導，令人突發奇想，密宗不是有極靈驗，能驅鬼神、消災避邪、解厄的「密咒」，廣大的「神通」，與無邊的「法力」，為何身為世界最高果位「活佛」的達賴喇嘛如此大慈大悲，寧可犧牲自己與西藏抗暴者的身家財產生命，而不使出其渾身解數，輕而易舉地，神不知鬼不覺地，以其「密咒、神通、放光、分身、法力」克敵，而以「大事因緣」地自甘淪落於寄人籬下之苦與痛？

又為何西藏會淪落至此地步，使大乘佛教成為國教而隨著改朝換代，而壓迫與被壓迫，殺人與被殺，消滅他教與被他教消滅的興衰史，如其在古印度北方大乘佛教原創地一樣，也在中國一再重演重現。

看到達賴喇嘛被尊崇、讚嘆，有位記者吃力地數度問他，在這房間裡，他看到什麼，有何感想，正當大家屏息以待，等待這位世界宗教領袖，偉大的心靈改造者，能發出他驚人睿智的感受時，他又堆出一臉茫然的傻笑，或應該如記者說所說的是由衷、誠懇、開朗、和靄可親的笑容，是他最具魅力，成為世界宗教領袖最大特色所在的笑容，他說：「跟大家都一樣，要戴眼鏡才看得清楚。」

這麼一句簡單而似乎令記者滿臉通紅，表現出哭笑不得的答話，隨後由記者形容修飾得很有哲理。有記者問他，想要如何收復西藏，他又以無奈的表情答道：「有什麼辦法可想？」又引起記者群與他自己的一陣傻笑。

有人問他最崇拜誰，他說是毛澤東。大概吧？大概他已證悟到，到底宗教的「廣大神通與無量無邊的法力」，還是敵不過政治的「神通與法力」，而「破功」，或另有異說。有句俗語說得好，「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人人或神神各有「神通與

法力」，否則不論古今中外東西方世界，也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爲了保障或擴張本身的「既得利益」版圖，而各顯「神通與法力」時，會令無數無辜的虔誠凡夫與信徒爲了護國、護主或護法，而奮不顧身地「殺身成仁，捨身取義」，演出一幕幕的慘烈血腥暴力或戰爭。

有人問他這次要帶給信徒些什麼，他說暫時的安靈，這是他唯一所能做到的，若有人需要，他又何必吝於付出。有人問他，逃亡在外的感想，他說若沒有逃亡在外，他就永遠看不到這整個世界。另有人問他，你是誰時，他又極其「謙卑」與「無奈」地，或應說是「很神密」、「很守密」、「不願洩露天機」地「故意」說：「我是完全和你一樣的凡人，我餓了要吃東西，累了要休息睡覺。」每次的答話，都令他自己與旁人，「開心、會心」的哄堂大笑。

被全世界或密宗佛教徒號稱且被公認爲精神領袖或最偉大的「轉世活佛」，都已親口公開「謙虛」或「天機不可外洩」地承認其也爲一般凡夫俗子，並無任何廣大神通或無量無邊的法力，則何待任何人以任何似是而非的理由，越俎代庖誑言妄語，妄稱其有無比神通法力。

他到處無言地向人堆出滿臉的笑容，與卑躬屈軀的謙卑，又是表達何種的意義？但也發現他在美國時，是屈軀 45 度，在台灣時，爲 15 度，在其寄居印度北部山區的達蘭沙拉王國，爲後仰 15 度，又是表達何種的意義。穩操褒貶生殺大權的偉大「無冕王」，或另有異說爲「文化流氓」的部分記者，不斷地說這就是他的最佳魅力，與成爲世界宗教領袖的主要原因。如此一再產生值得令人思索與探討的諸多問答。

有位學者很「睿智」地替他詮釋，達賴喇嘛丟了西藏，但贏得了全世界。或可說其爲「胡人」或「阿育王」或「大月氏族」後代，正如原始佛教或大乘佛教或古印度孔雀王朝或貴霜王朝，消失於原創國的所謂古印度或尼泊爾或東巴基斯坦北部山區，而贏得東南亞與東北亞之人心崇拜或信仰一樣。真是耐人尋味，就這麼一句「真知卓見」，就足以令人頓悟，感觸良多，豁然開朗，真是「又何奈」，真是「世事無常」。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原來他一直爲此暗自高興，快樂得不得了，何勞他人「杞人憂天」，表錯情，真應該爲他大事鼓掌慶幸，高呼萬歲才對。

「中國式佛教」除了各「佛教政治」皇帝以「真命天子」、「女觀音」或「老佛爺」自居，而僧人以「相續正傳」傳人自命之外，迄今數千年來，因受限於紙墨筆硯與印刷術的發明不及，或受限於交通不發達，佛經取得不易，或語言隔閡，譯

經不易，或因對某些佛經之教義與內容的排斥或認同，引起教派理念爭議，或其他因素，各山頭或教派只會獨衷於其特定的佛經，抱殘守缺，誦經念佛號，並未見尋訪「再世活佛」或「轉世活佛」之舉，以利新信仰或大乘信仰之合理化。

而各國的僧人，更變本加厲，無視於原始佛教、小乘佛教或大乘佛教的新舊戒律，以各種「似是而非」的自圓其說，以合理化其「破戒」，不再「托鉢行乞素葷皆食」、「穿破舊僧衣」、「足不納履以免踩死生物」、「安住簡陋山窟」、「如釋迦畜長髮」等等，以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西藏、蒙古密宗及日本、韓國僧侶不再戒淫，而帶妻小甚至多妻修行，以所謂「不聞、不見、不為我」而殺之「三淨肉」或「五淨肉」或「九淨肉」，葷食素食隨意。日本、韓國僧侶更不再戒酒、戒煙、剃度，各教派隨心隨意地規定穿著各種五花八門的顏色與式樣的僧衣，僧團內的爭權奪利等情事，時有所聞。

甚且擁有之金額甚至高達新台幣數十億元，其食衣住行育樂等，在在都千萬倍勝於「貪、瞋、痴、慢、疑」自尋煩惱而無法涅槃解脫得聖果的塵世凡夫，而能「自在、清涼、清淨」地，隨心隨意地，解釋與規定各種經、律、論，到處搶建坐擁無數如觀光勝地般的華麗寺廟，手戴「勞力士」手錶，身穿錦羅衣，出門高級進口轎車代步，夜宿五星級觀光大飯店總統套房，設宴高級素食餐廳，吃高價的水梨、燕窩，使原本比葷食價廉的素食也因此水漲船高，坐飛機特等艙「雲遊世界或四海」，在人間即享盡西方極樂世界的榮華富貴，儼然超貴族階級，形成佛、法、僧三贏。

而不免令人懷疑佛教經、律、論三藏的真諦、真理，及其神聖不可侵犯、不可改變、不可懷疑、不可爭議性。但更奇怪的是，人人越認為「這種行業好賺」，卻越發趨之若鶩，如滾雪球般地，爭相出家或在家修行，更加崇拜，更加視其為神聖不可侵犯。其原因又何在？

在台灣，佛教更成為台灣各政治人物爭相爭取、拉攏與各行各業爭相寄生的「台灣第一大黨」的局面。即使被稱為以政治鬥爭與勾結黑金起家的X民黨，與基督教長老教會為基礎起家的民進黨，也得甘拜下風。據知其他國家也然，所謂只有神權時代才會發生政教合一的愚民統治現象，但卻也在這二十世紀末葉的民主時代與國度中，到處可見經過巧妙「包裝」的政治或甚至各行各業，與宗教互相結合的事實，原因又何在？